

正午的秘密



老
愚
●
著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正午的秘密

老 愚 著

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正午的秘密/老愚著. —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 2003.1
(橡树文库)

ISBN 7-5008-2972-8

I. 正… II. 老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105931 号

出版发行: 中国工人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

邮 编: 100011

电 话: (010)82075934 (编辑室) 62005038 (传真)

发行热线: (010)62005049 62005042

网 址: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中国纺织出版社印刷厂

版 次: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字 数: 180 千字

印 张: 8.125

定 价: 15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作者简介

老愚,男,1964年生于陕西扶风。1985年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工作。先后在中国工人出版社、中华工商时报、南方周末等单位谋职,现为中国新闻社《华声视点》编辑部主任。主编《21世纪人丛书》《当代散文艺术潮流回顾丛书》(与楼肇明合作)等多种文选。出版有报告文学《世纪末的流浪——中国大学生自白》(1989,与张力奋合作)、散文评论集《蜜蜂的午后》(1995)等书。

目 录

第一辑	北京的水珠
3	睁开眼的童年
14	少年迷茫
29	噩梦一般的日子
57	伊甸园
81	北京的水珠
86	六铺炕大院
93	生父
96	黑夜的尽头
103	夜晚的声音
107	故乡的家
118	人到中年
第二辑	岁月片羽
129	黄金的日子
131	门槛
134	距离的权威

正午的秘密

- 137 回家
141 阿尔山的水
145 电的喜剧
149 最长的夏天
154 一抹
157 临夏随笔
159 一个人的天空
161 水的边缘
164 发生在圣诞节的故事……

第三辑 边缘散语

- 169 乖男人和好女人
171 麻将哲学
174 虚构爱情
177 梦吃的真理
180 算账
183 我看“飞黄直播”
186 《少年凯歌》：一本好自传
190 孩子怎么才可能好？
193 柯云路站出来说：辛克就是我！
201 读《安妮日记》
202 乔伊斯的性与爱情
206 悬挂的红苹果：《沙拉纪念日》

目 录

-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208 | 贾平凹：才气的极限 |
| 231 | 老子天下第一 |
| 235 | 面对残忍 |
| 237 | 贫乏的掌声 |
| 239 | 有口无心的时代 |
| 242 | 诗歌的时代处境 |
| 245 | 嘴的教训 |
| 248 | 汉语的退化 |
| 后记 | |

第一輯

北京的水珠





北京的水珠

从懂事到死只有七步远的距离。我知道，如果还能回故乡的话，我的坟堆离祖先的墓地很近很近。

睁开眼的童年

我的出生实在过于偶然，也就找不到任何征兆。母亲生活的村庄与我的出生地汤家村相距不足四华里。她之所以嫁给汤老大的儿子，完全是解放以后严酷的政治斗争逼迫的缘故。我的外祖父因为继承了上百亩土地而被划为地主，把女儿嫁给贫农出身的小子，自然可以避免大的灾难，也算是为女儿谋一条出路。汤老大有四个儿子，人义气而有威望。

当母亲坐上花轿往太阳升起的方向逶迤而行时，我就孕育在天地之间了。那是一九六三年的正月。

大风吹开半扇头门，狗叫鸡飞的时候，我已经四岁。那个秋天，院子里的黄花丛开满耀眼的花朵，蜜蜂从这边飞到那边，又从那边飞到这边，最后落到我的脑袋上，我

哭了。

坐在偏厦房里踏缝纫机的母亲没有听到我的呜咽，依旧欢实地哼着她的歌。爷爷赶着羊回来了，狗跟在他后面汪汪地叫唤，门在他们身后很响地阖上了，雨点生出来，天黑下来。

世界上好像只有我们三个人。

外面静悄悄的，只有房子和树同时出现在我的眼前。我分不清哪个是活的，哪个是死的，只觉得他们一齐向我涌过来，要把我围起来——这种压迫感跟随我很长时间，使我不时生出逃跑的念头：最好有一双麻雀那样的小翅膀，飞过长满青苔的屋顶，看看什么地方有跟我一样的小男孩在仰望天空。

我的生命是从四岁开始的。

在那之前，我不知道我是谁。爷爷把我背出门，又一次在村里转悠时，我睁开眼，打量身外的事物。天蒙着一层灰布，所有的东西都是影子。长的短的，大的小的，在地上晃动。我很害怕，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。我以后知道的猪鸡牛羊，散布于村庄四周，他们也很奇怪地看着我，我感到全世界的眼光都盯在我瘦小的身体上。

爷爷指着一个弯腰的影子说，叫爷爷。

背我的是爷爷，不背我的也是爷爷？

影子的手抓住了我的小鸡鸡，使劲揉了一下，对爷爷说，有孙子背了啊。

在我眼里，村子宛如一个暗堡，不时出现一个黑影又隐匿不见。暮色围拢过来的时候，什么也没有了。

北京的水珠

母亲的手在院子里那丛黄花跟前拂动，几只蜜蜂嗡嗡叫着，盘旋于上空。黄花撒在面碗里，日子就滋润起来。

母亲的脚踏在缝纫机上，轮子转动的声音低沉悦耳，各色布匹从她手里钻出来，变成一件件好看的衣裳。从那里面转出了五毛五毛的票子，隔一阵子，爷爷带我去绛帐镇，便有了五颜六色的糖果和玩具。

院子里还有别人。叔叔一家和未出阁的姑姑。但在我的记忆里，他们只是无声的画片。有时我甚至怀疑他们的存在。

会不会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瞬间，他在想：我怎么来到人世问？为什么我会这样一个时间这样一个地点生在这样一个家庭？我的父亲为什么就叫赵钱孙李，我的母亲为何恰恰叫梅兰竹菊？窗外的天空为什么生下来就碧蓝如洗？院子里的蚂蚁为什么个个精明强干？我们生命的蓓蕾莫名其妙地打开了。你在那儿你就在那儿，你看到的土地邻居蜜蜂和天空，就是你的土地邻居蜜蜂和天空。

后院躺着一只羊。我至今想得起它的模样。白净，安详。

我不敢摸它，我不敢触摸任何一只动物。我能感觉到他们的威严。羊饿的时候才发出轻柔的叫声，好像不得不打扰主人似的。爷爷把青草往它跟前一推，它立刻便安静下来。

爷爷说，过年了，把羊杀了。

正午的秘密

爷爷磨刀子时，羊还在吃着脚下的青草，它什么也不知道。我也不知道爷爷要干什么。

刀子捅进去绞了几下，血就迸出来，溅了一地。太阳已经不见了，血的颜色点亮了天空。它挣扎了几下，似乎还轻柔地叫了一声，最后倒在青石板上。被劈成两半的身体摊放在我面前。我躲在爷爷身后打量着它。这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第一次目睹的死亡。一盆热血已经被母亲端进灶房了，现在只剩下它的尸体了。眼睛闭得紧紧的，仿佛睡死过去。我知道它死了。它的内部非常精致，在我的眼里，几乎接近于完美。肋骨一根根排列整齐，好像屋里那架织布机上横着的线条。

我会这样死去吗？

我倚在偏厦门口，母亲在缝纫机上使着力气。天快黑透了。狂风追打着树叶，发黄的叶子一会儿旋上屋顶一会儿坠到地上，鸡早就躲在自己的小窝，惊恐的眼睛瞄着天空。我盯着大门。爷爷回来了。雨点响亮地砸在地上，蚂蚁们乱成一团，争先恐后奔向屋檐底下，它们的样子好笑极了。母亲抬头望一眼天，自语道“不用浇地了”。她让我到屋里去，别给雨淋着。地皮濡湿了，很快形成一个好看的水洼，雨点落进水洼里，漾起一波水纹，水往地沟流去，溅湿我裤腿的那一滴水花到哪里去了？

玩泥巴是我们最喜欢的游戏。几个伙伴聚在一起，从土堆取几巴掌土，每个人站直了掏出小雀儿比比大小，然后痛快地尿上一泡，接着一块儿蹲下去，把手伸进去搅和，揉得有点儿意思了，就你一团我一团地捏起来，一般

北京的水珠

做成碗状，然后往里面猛吐一口唾沫，双手运足劲，往地上一甩，“嘭——”地一声，泥巴扣在地上，中间裂开一个大口，谁的响声大谁就是大拇指。“大拇指”双手往腰里一插，露出骄傲的样子。

我经常观看这样的游戏，并不入伙。很奇怪，当时我就有了“洁净”的意识。有一天，我忍不住也玩起了泥巴，却被母亲瞧见，屁股上挨了几巴掌，我和泥土的距离便更遥远。

现在想来，母亲是怕我成为一个脏孩子才拍我的屁股的。她不知道孩子对土的亲近是天生的。直到后来，当母亲和大姨谈起“抓周”的事，说大舅舅一把就抓起象征耕地的鞭子一辈子没出息，说我在放置鞭子、钢笔和馒头的盘子里，一把就抓紧了象征读书有道的钢笔时，我才明白母亲的意思：她是不想让我当农民，怕苦了我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一直没有父亲这个形象。恍惚记得，有一年，玉米快熟的季节，他回来了。家里一下子闹得不可开交，母亲抱着我没命地哭号，爷爷黑着脸走来走去，后来，父亲就窜上屋顶。青瓦覆盖的屋顶哗啦哗啦叫唤，一身绿的父亲老鼠一样扭动身体，眼睛惊恐地盯着爷爷手中的镰刀。

后来，父亲跳到邻家的墙头跑了。

院子暗下来。风刮起落叶，狗跟在爷爷后面进了黑漆门。雨点掉下来，无数只小虫子蠕动着，转眼间地面就湿透了。母亲的缝纫机不响了，爷爷的旱烟嘴冒出了青烟。檐间的滴水一阵猛似一阵，打得蓄水瓦罐咚咚乱响。

正午的秘密

院子成了河。生成的小水泡旋即破碎，顺着水流漂走。

我被母亲打扮一新。母子俩向绛帐镇走去。爷爷把我们送到车站就回去了。

那列火车在我的印象中已经消失了。似乎很快就到了乌鲁木齐。蚂蚁般的运油车，颜色和父亲的衣服一样绿。戈壁滩一望无际。不知走了多久，才到了父亲的营地。

他坐在桌边一口接一口地抽烟。母亲不说话，我也没说话。后来我就睡着了。

似乎乘直升飞机回到乌鲁木齐。盘旋着盘旋着，油罐车就小没了。

乌鲁木齐已经乱了。街头到处是标语，穿绿军装的人神气地走来走去，他们手里还拿着红缨枪。喇叭炸响，我听不懂那些词的意思。汽车呼啸，母亲紧紧拽着我。火车停开，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拿到车票。走在街上，突然就响起枪炮声。我们前头的一个女人轰然倒地，肠子淌了一堆。母亲赶忙捂住我的双眼。

街上立刻就没了人影。

“两派要打仗了。”母亲说。

肯定很热闹。我想。平时我们几个小伙伴打泥仗，都很叫人兴奋。大人们玩起来恐怕更刺激一些。

火车在沙漠里停了三天三夜。前面的路被红卫兵扒断了。狂风挟着黄沙敲打火车的每一块铁皮，耳朵都生锈了。

母亲哭得越来越多了。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哭。

北京的水珠

一切都停下来了。

有一天，刚吃罢午饭，一伙人搬走了里屋的缝纫机。正在洗碗的母亲追到院子里就晕过去。

我不记得是否去过外婆家。家里往来的人越来越多。

终于有一天，一个黑衣婆拉着我的手说，一块儿走个亲戚去。

亲戚家在西边。麦子黄成一片，风全是热的。母亲拉着我的手走在狭窄的土路上。路上一个人也没有。不远处的河边拴着一只羊，它埋头吃草，我走过它身边时，它微微抬起头，打量了我一眼；又低下头去觅食。母亲低着头，一句话也不说。黑衣婆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亲戚家的情况。太阳大极了。

这是去镇上必过的村庄，叫高家村。

村子里静悄悄的，人都不知道哪儿去了。蝉正叫得欢实。谁家的门吱的一声开了又阖上。似乎有一声咳嗽，磨房里的碾子骨碌骨碌转动，被蒙着眼的毛驴一步步往前挪动，里面空无一人。去的亲戚家在村子中间，长长的院子尽头蹲伏着一方石墩。两边各盘坐着一个老婆婆。黑衣婆把母亲拉到左边的老婆婆身边说了句什么，转身给了我一颗糖，叫我到院子里玩。

院子里有一株分杈的桃树，上面挂满了青桃。看着饱满的桃子，我心里有一丝莫名的喜悦。

吃完汤面就回家。往外走到桃树边时，黑衣婆对亲戚家的老婆婆说，“下次来，娃就能吃上桃了。”老婆婆脸上绽放了一丝笑意。

我隐约感到，就要离开原来的家了。

走的那天，亲戚家派人来拉行李。妹妹坐在车上，我和母亲搭在架子车后面推着。爷爷站在村头一直看着我们。

五岁，随母亲改嫁到高家村，我就一下子长大了。

到了新家，手都没地方放。

母亲给了我一副扑克牌，说是继父送的。一打开扑克盒，就是逼人的红桃 A。仿佛继父看我时的眼神。继父看我的目光叫我不安。

吃饭时我蹲在灶房里头，三两下扒拉完，就往外面溜。睡觉就没办法了，一家人睡在一间土炕上，只好靠墙角蜷缩起来。清醒时还好办，睡着了，半夜被尿憋醒，腿一伸，发现碰在继父身上，心里就紧张得要命。

我最怕和继父单独相处，因为我不知道说什么。他也从未与我说过亲昵的话。在他面前，我要时刻做活才踏实，没有事做，就离他远远的。保持距离，我才感到安全。

晚上，还有一件事让我害怕。

土炕不大，父母睡一头，我和妹妹睡另一头。在我的意识里，男人和女人就是平躺在炕上，和两个孩子睡在同一方炕上一模一样。我没想到他们会做什么。在人前，他们没有任何表情，或者说我没看出苗头。夜深人静，莫名的振动把炕弄得摇晃，我醒了。怪异的哼唧和吓人的喘息占据了空间，我不知道他们在玩什么游戏，但似乎不是打架，因为母亲没有哭声。

我没有玩伴，因为我本不姓高。我知道我和他们不一